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柳宗元卷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柳宗元卷

第二冊

吳文治編



10591722

571387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這套資料彙編，輯集歷代有關古典作家作品研究、評論的資料，包括思想、藝術的評論，作家生平的記述，作品時代、真偽的考證等。資料較多的作家，分上下兩編，上編是概括性的評論和研究，下編是作品的單篇分析，類似過去集評的方式。全部約二、三十種，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有下列幾種：

陶淵明卷

上編

北京大學、北京

柳宗元卷

吳文治編

三·四〇元

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

一·九〇元

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

陶淵明卷

下編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

楊萬里范成大卷

湛之編

(排印中)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

一·八〇元

楊萬里范成大卷

白居易卷

陳友琴編

一·九〇元

陸游卷

湛之編

一·二〇元

杜甫卷

華文軒編

元明之

陸游卷

孔凡禮、齊治平編

二·一〇元

(上編唐宋之部 四·六〇元 元明之

部、清代近代之部及下編在編輯中)

紅樓夢卷

一粟編

二·九〇元

中華書局出版

五 清代

錢謙益

【嚮言三十首（錄一首）】王伾、王叔文之用事也，罷宮市，禁五坊小兒，停鹽鐵使進獻，追故相陸贄、前諫議大夫陽城赴京師，收神策諸軍兵柄，中外相慶，以爲伊、周再出。其所與謀議者十數人，皆於時豪俊有名之士。一旦事敗，狼藉誅譴，天下後世，與鄭注、李訓同類而共貶之，未有憐而寬之者也。此其故何也？史稱伾、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伾門尤盛。珍玩賄遺，歲時不絕。室中爲無門大櫃，唯開一竅，受藏金寶，妻或寢臥其上。韓愈《永貞行》曰：「狐鳴梟噪爭署置，腸跳跳跟相嫵媚。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嗚呼！伾、叔文之時何時也，乘時多僻，欲幹運六合，斟酌萬幾，革弊政，舉遺逸，奪中人之權，軒然以伊、周爲任，此何等事也。天下之善事美名之所集，造物之所忌也。潔白以居之，慎密以待之，猶懼不克，而況以寵賂乎？夫安得而不敗？伊、周之盛也，有格天之勳績足以持之，故不敗；梁、竇之橫也，有彌天之怨謗亦足以消之，故久而後敗。伾、叔文竊伊、周之譽而市梁、竇之權，名利並收，天人交怨，其敗不旋踵，宜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語曰，桑霍爲

我戒。豈不厚哉！（《牧齋初學集》卷二十三）

【陽明近溪語要序（節錄）】吾嘗讀柳子厚之書，其稱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爲不背於孔子；其稱大鑒之道，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爲不背於孟子。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涉獵先儒之書。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門之律師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同上卷二十八）

【一樹齋集序（節錄）】余觀有宋諸儒辭闢佛氏之說，心竊疑之。至于張無盡、李純甫之徒，張皇禪學，培植儒宗，亦未敢以爲允也。柳子厚之稱大鑒曰，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合所謂生而靜者。吾讀之而快。然以爲儒與禪之學皆以見性，性善之宗本于孟氏，而大暢于大鑒，推離還源，如旅人之歸其鄉井也，自東自西，一而已矣。禪師大弘大鑒之道，苞并禪律，其書滿家，推離還源，要不出于子厚所云。（同上卷三十三）

【張益之先生存笥集序（節錄）】柳子厚作《石表先友記》，凡六十有七人。考之于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則二十人之外，皆藉子厚之《記》以傳者也。（同上）

【彭達生晦農草序（節錄）】有唐之文，莫盛于韓、柳，而皆出元和之世。聖德之《頌》，淮西之《雅》，鏗鏘其音，灑汗其氣，曄然與三代同風。（《牧齋有學集》卷十九）

【顧麟士詩集序（節錄）】萬曆之季，時文日趨于邪僻。婁江顧麟士、虞山楊子常，申明程、朱之緒言，典型先民，以易天下，海內謂之楊、顧。麟士歿，遂以儒行祭於瞽宗，而其子涓請余爲其詩序。余惟世

之論詩者，知有詩人之詩，而不知有儒者之詩。《詩三百篇》，巡守之所陳，太師之所繫，採諸田畯紅女塗歛巷諤者，列國之風而已；曰雅曰頌，言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謨，本於經術。……唐之詩人，皆精於經學，韓之《元和聖德》，柳之《平淮夷雅》，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蝕》，雅之變也。……麟士於有宋諸儒之學，沈研鑽極已深，知《六經》之指歸，而毛、鄭之詩專門名家，故其所得者爲尤粹。其爲詩，蒐羅杼軸，耽思勞訊，選義考辭，各有來自。雖其托寄多端，激昂俛仰，而被服誰雅，終不詭於經術，目之曰儒者之詩，殆無愧焉。……余故特爲之論著，庶幾後之論詩者，於經學蕪穢、雅頌廢壞之後，而猶知有儒者之詩，則自余之目麟士始也。（同上）

【徐巨源哀詞（節錄）】 昔韓退之《哀獨孤申叔》曰：「衆萬之生，孰非天耶？」「將下民之好惡蒼茫無端而暫寓于其間耶？」柳子厚《哭張後餘》，謂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是二者，其論皆不及孟子。孟子論天下無道有道，德力相役，而蔽之曰：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無道皆天，豈暫寓耶？順存而逆亡，豈但殺善耶？孟子之論則通矣。（同上卷三十七）

【跋高麗板柳文（節錄）】 高麗國刻唐柳先生集，繭紙堅緻，字畫瘦勁，在中華亦爲善本。（同上卷四十六）

陳宏緒

文章要作便不佳。太史公敍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敍，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寒夜錄》卷上）

馮班

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呂氏春秋》兼採《列子》，子厚多學子書作文字。《愚溪說》亦出《呂氏春秋》。《鍾吟雜錄》卷四

讀古淺說

編者按：文中小字係清何焯評語。

吳偉業

【陳百史文集序（節錄）】三代而下，人材薄，學術廢，草昧之功，類不始於儒者。迨乎昇平累葉，文事迺興，用以粉飾鋪張而無所緩急。不得已借瓊異詭辭之辭以自見。其有卓然越於流俗者，漢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之屬，皆在高惠。以後韓、柳，則當唐之既衰。有宋慶曆、嘉祐之間，歐、曾並起。此數君子者，各成一代之文，聲施後祀。余所惜者，以彼其才，使之生於開創之初，親見其行事，所著當不止此。（《梅村家藏書》卷二十七）

金人瑞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奇在起筆。斗地先寫茅亭，以後逐段寫山，寫人，寫作亭，寫作記，皆一定自然

之法度也。（《古文評註補正》卷七評柳文）

《永州新堂記》 逐段寫地，寫人，寫起工，寫畢工，乃至寫筵客起賀，皆一定自然之法度。奇特在起筆，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枒怪樹，不是常觀。（同上）

《上李夷簡相公書》 沉困既久，其言至悲，與昌黎《應科目時書》絕不同。蓋彼段段句句字字，負氣傲岸；此段段句句字字，迫蹙掩抑，則所處之地不同也。看他拉拉雜雜，將「墜者」字、「烏獲」字、「千尋之縷」字、「千仞之艱」字、「不可遇」字、「幸遇」字、「號」字、「望」字、「呼憤自斃」字，如桃花紅雨，一齊亂落，便成絕妙收煞。（《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評柳文）

《答韋中立論師書》 此爲恣意恣筆之文。恣意恣筆之文，最忌直，今看其筆筆中間皆作一折。後賢若欲學其恣，必須學其折也。（同上）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吾細讀其通篇筆態，並不是寫自家不肯輕易爲人作序，亦不是寫今日獨肯爲廖秀才作序；乃是刻寫當時無一人不要其作序，今則更無一人要其作序，以爲痛憤。（同上）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啓》 通篇斜風斜雨，枝幹離披文字。乃細細分之，却是兩扇對寫到底，於極嚴整中，故作恣意；於極恣意中，故就嚴整，真乃翰墨之奇觀也。通篇將求知感知，兩兩分寫到底，起雙提立柱。中後，將求知感知，分寫四大段，兩兩作應。但中二段，就古人說，後二段，方入崔大理自己身上說，文字便覺不重不複。（同上）

《謗譽》 不過只是「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意，看他無端變出如許層折，如許轉接，如許幽秀歷落。

(同上卷二)

《送薛存義之任序》無多十數句，看其筆勢，如蛇天矯不就捕。(同上)

《送僧浩初序》通篇如與退之辨難，殊不知都是憑空起波。前「嗜浮圖言」、「與浮圖遊」二句，如棋之勢子，中二大幅如下棋，後入浩初，如棋劫也。(同上)

《小石城山記》筆筆眼前小景，筆筆天外奇情。(同上卷三)

《桐葉封弟辯》裁幅甚短，而爲義弘深，斟酌不盡。不惟文字頓挫入妙，雖處人倫之至道，亦全於此。(同上卷四)

《祭十郎文》《祭十二郎》《搖曳》《祭十郎》荒促。其搖曳也，蓋爲得之計聞；若其荒促也，乃爲萬里炎荒，躬親撫殮。蓋彼自有不得不搖曳之情，此又有更搖曳不得之情也。若其痛毒，直是一種。(同上)

《祭崔簡旅櫬上都文》一篇短短招魂文字，妙在對崔簡樞，滴自己淚。(同上)

黃宗羲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節錄)】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滕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

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尙疑十郎爲座主也。《南雷文約》卷四）

【婦女誌例】 婦女之志，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附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金石要例》）

【行狀例】 「行狀」爲議諡而作，與求志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諡者須將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姪。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姪，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同上）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同上）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大世祖。而唐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志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父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

亦然。此當從後。

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同上）

【書國號例】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同上）

【塔銘例】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窳穴，其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同上）

【銘法例】《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千單書服祕藥一事，以爲世戒。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同上）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惟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郭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剗然無物者也。（《論文管見》）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

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同上）

顧炎武

【文人摹倣之病】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於古人範圍之外也。（《日知錄》卷十九）

【古人不為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為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圻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革華傳是僞作。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蝮蝥》。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之傳，《毛穎》《李赤》《蝮蝥》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此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

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同上）

吳景旭

【元和脚】楊升庵曰：「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脚』，言字變新樣而脚則元和也。脚蓋懸鉞垂露之體耳。」

吳旦生曰：此劉賓客答柳儀曹詩，而升庵直以爲柳詩，誤矣。《復齋漫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也。」（《歷代詩話》卷四十九）

【桃笙】《復齋漫錄》曰：「東坡論子厚詩，『盛詩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簾，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出紅藤簾，方言謂之笙。或曰籐條，又曰行唐。』沈約奏歛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東坡何亦忘此邪？」

吳旦生曰：《方言》：「簾」與「符簾」，原分二條。……《夢溪筆談》云：趙韓王治第蓋屋，皆以板爲筥，上方塼甃之，然後布瓦。一云覆舟簾，則符簾之非簾明矣，復齋何得混引！況東坡偶爾見遺，復齋乃欲以一二記憶與之折角邪。……《中州集》朱師美詩：「葵扇風未來，桃笙汗初浹。」蓋用子厚語也。（同上）

【趁墟】柳子厚《柳州峒氓》詩：「綠荷包飯趁虛人。」

吳且生曰：舊言聚落相近，期其且集，交易闐然，其名爲「虛」。後觀《青箱雜記》云：「嶺南謂村市爲虛。凡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爲虛，不亦宜乎。」據此，則古語曰市朝滿而夕虛，正此虛字也。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之。」王荊公詩：「花間人語趁朝虛。」黃山谷詩：「人集春蔬好趁虛。」陸放翁詩：「趁虛茶嬾鬪旗槍。」馬虛中詩：「避社燕歸楊柳合，趁虛人散鷺鷥來。」嚴正卿詩：「趁虛人去市橋靜，罷釣翁歸谿水清。」至於楊孟載《荷葉詩》：「谿友裁巾幘，虛人作飯包。」乃用子厚語。（同上）

【了欸】楊升庵曰：「朱子辨證柳宗元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注：欸乃，一本作襖靄。按欸音靄，乃音襖，近日倒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蛻文集有《湘中靄迺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閒歌曖迺深峽裏』，靄迺也，欸乃也，皆一事，但用字異耳。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靄當作靄襖。自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靄迺，欸乃，自項平菴始正前人混淆之失。」

吳且生曰：黃山谷謂，元次山《欸乃曲》，欸音靄，乃湘中節歌聲也。次山集音注亦云：棹舟之聲。《嘯餘譜》云，是漁歌。張邦基以爲嶺外之音，非也。《冷齋夜話》作斃音襖靄，合二字書之，其說益紛。升庵以爲欸音靄，乃音襖，是矣。據《說文長箋》云：了欸，船艫搖曳聲。有《了欸歌》。譌作乃欸，又倒其詞作欸乃，謬甚。然則字當從《說文》，而音即當作襖靄。此柳集注云一作襖靄，亦有據也。山谷之於元集亦如之。字作欸乃，蓋俗寫之譌，升庵屢證之而實未確考耳。《字彙》云：「篆作了，象氣出之難也。籀又作孑。」（同上）

【國老】 柳子厚詩：「蒔藥閒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賢人。」

吳旦生曰：《埤雅》：「藟，大苦，今之甘草是也。」杭州小說，甘草，市語國老。然此不可謂市語，確有至理。按本草云：甘草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甘草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雖非其君，而君實宗焉。（同上）

【高春】 柳子厚詩：「空齋不語坐高春。」

吳旦生曰：《淮南子》：「日經於泉鴈，是謂高春；頓於連音爛石，是謂下春。」注云：尙未冥，上蒙先春曰上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姚令威引此注云：虞淵，地名。高春，時始戌，民確春時也。連石，西山名。言將暝，下民悉春，故曰下春。李君實云：治粟者，落杵曰春，日之經天，自日禺中至日晡，皆橫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春者直下其杵，故高春，曰下春，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杵。」李義山詩：「紅燭近高春。」薛能詩：「隔谿遙見夕陽春。」或云見春米，非也。王僧孺《致仕表》云：「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同上）

【煙樹】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

吳旦生曰：「墅談稱：此詩無一字不佳。竹坡老人乃謂：夢中焉能見郢樹煙？欲易「煙」以「邊」，又以犯第二句江邊。而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煙。」此真癡人前說不得夢也。不知天下夢境極靈極幻，疑似疑真，著一「煙」字綴之，使模糊離迷於其間，以夢爲體，以煙爲用，說出一種相

思況味，詩人神行處也。如太白詩：「相思若煙草，歷亂無冬春。」蓋善說相思，無如煙樹、煙草矣。
(同上)

邱維屏

《桐葉封弟辯》 議論段段摧心破的，全要看他出之婉轉聳快，龍行虎逐步驟絕佳處。(《文章軌範》評語卷二)
《與韓愈論史書》 如此辨論，乃極精極強，無一字放空處。然在辨論家，要看他有體度處，不似世人逼窄，有門口景狀；文章家，要看他在事理情中，轉換出收縱緊緩來，非鑿空硬頓放，不中聽者心解。
(同上)

《晉文公守原議》 只一口氣直下，作段段轉煞轉緊，精力萬倍。(同上)
《送薛存義序》 議論亦平常所知，只是筆力出語杰然悍然。(同上卷五)

編者按：邱氏爲柳文所加眉批，此處從略不錄。

施閏章

【前輩獎進】 韓文公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翱、皇甫郎中湜，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祭酒□尤深于獎善，得一佳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見《因話錄》。(《蘅齋詩話》)

尤侗

【乞巧文序（節錄）】予讀柳州《乞巧文》：「儂僕半夜，失望而歸。輒爲絕倒。豈非「抱拙終身」正在吾輩耶？抑天孫送巧，偏賜女郎也？乃命家人以酒脯瓜果設席上，而予爲之辭。雖然，予文先拙，安望巧來，尚賴天孫以七襄之手潤色之，爰拜手稽首以告。」（《西堂雜俎》初集卷三）

【感士不遇賦（節錄）】何人心之不測兮，乃報德而以怨。嘉柳州之執誼兮，昌黎稱其急難。痛白醜之傾危兮，衛公感而三歎。溯黃虞之日遠兮，追古人而不作。（同上二集卷一）

【宋荔裳文集序（節錄）】柳州之與昌黎論史也，曰：「周公史佚，雖記言書事，猶遇且顯也。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司馬遷觸天子，班固不檢下，雖不爲史亦敗。「左丘明以疾盲」，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誠。「誠篤論矣。」（同上二集卷二）

【題阮亭遊記（節錄）】謝康樂伐道以游，而五言之外不能作記；柳子厚作記妙手，而所游僅一丘一潭之微。山川文字，每有不同值者，豈非恨耶！（同上二集卷四）

王夫之

【詠史二十七首（其二十二）】子厚縣崖題壁，昌黎華岳投書；小人可使有勇，君子其蔽也愚。（《薑齋詩集》